

起点中文网
独家授权

3
云南虫谷

CANDLE
IN
THE
TOMB

成千上万个瓷俑像炸弹一样倒悬在洞顶，
大批女尸从古滇国秘密水道的水底浮出……

【全八册】

鬼吹灯

天下霸唱 著

典藏版

盗墓小说开山之作！

一个亦真亦幻的幽冥世界，一部绝境求生的寻宝秘传。

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YEWEN PUBLISHING HOUSE

鬼吹灯

③

云南虫谷

全套八册

CANDLE
IN
THE
TOMB

天下霸唱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鬼吹灯:全八册/天下霸唱著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9.7
ISBN 978-7-5404-9263-2

I . ①鬼… II . ①天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96090 号

上架建议: 神秘·探险小说

GUI CHUI DENG: QUAN BA CE

鬼吹灯: 全八册

作者: 天下霸唱

出版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健 刘诗哲

监制: 毛闽峰 李娜

特约策划: 代敏 张园园 杨祎

特约编辑: 王静 孙鹤 周子琦

特约营销: 吴思 刘珣 李帅

装帧设计: 80零·小贾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代理发行: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2466 千字

印 张: 172

版 次: 201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9263-2

定 价: 326.00 元(全八册)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21-62503032

销售电话: 17800291165

第一章	车祸 / 1
第二章	彩云客栈 / 8
第三章	蝴蝶行动 / 14
第四章	倒悬 / 19
第五章	水深十三米 / 25
第六章	刀锋 / 31
第七章	穿过高山 越过河流 / 37
第八章	密林 / 43
第九章	鬼信号 / 51
第十章	打字机 / 58
第十一章	指令为搜索 / 64
第十二章	绛血 / 70
第十三章	升官发财 / 76
第十四章	绝对包围 / 83
第十五章	镇陵谱 / 88
第十六章	在蟾之口 / 94
第十七章	禁断之线 / 100
第十八章	九曲回环朝山岸 / 106
第十九章	化石森林 / 115
第二十章	死漂 / 121
第二十一章	异底洞 / 126
第二十二章	山神的秘密 / 132
第二十三章	群尸 / 141



- 第二十四章 龙鳞妖甲 / 150
- 第二十五章 潘多拉之盒 / 158
- 第二十六章 胎动 / 167
- 第二十七章 龙虎杖 / 171
- 第二十八章 一分为三 / 177
- 第二十九章 暗怀鬼胎 / 182
- 第三十章 鬼哭神嚎 / 187
- 第三十一章 破卵而出 / 192
- 第三十二章 天上宫阙 / 197
- 第三十三章 碧水之玄 / 203
- 第三十四章 黑色漩涡 / 207
- 第三十五章 凌云宫 会仙殿 / 215
- 第三十六章 后殿 / 220
- 第三十七章 烈火 / 228
- 第三十八章 天窗 / 236
- 第三十九章 舌头 / 244
- 第四十章 水眼 / 253
- 第四十一章 叩启天门 / 262
- 第四十二章 三个国王 / 267
- 第四十三章 长生烛 / 272
- 第四十四章 石精 / 282
- 第四十五章 夺魂 / 290
- 第四十六章 观湖景 / 300
- 第四十七章 第十具尸体 / 305
- 第四十八章 斩首 / 314
- 第四十九章 感染扩大 / 323
- 第五十章 狭路相逢 / 333
- 第五十一章 数字 / 341
- 第五十二章 康巴阿公 / 347
- 第五十三章 鬼母击钵图 / 355
- 第五十四章 月夜寻狼 / 360
- 第五十五章 格玛的嘎乌 / 366
- 第五十六章 空行静地 / 372

第一章 车祸



回到北京之后，我们在北京的老字号“美味斋”中胜利召开了“第二届代表大会”。会议在胖子吃掉了三盘老上海油爆虾之后，顺利通过了去云南倒斗的决议。

胖子抹了抹嘴上的油对我说道：“我说老胡，云南可是好地方啊，我当年就被‘天上飞来金丝鸟’那段刺激得不轻，早就想过去会会那批燃烧着热烈爱情火焰的少数民族少女了。”

我对他说道：“云南没你想象的那么好，少数民族少女也并非个个都是花孔雀，反正以前我去云南没见过几个像样的。那时候我们部队部署在云南离边境不远的老山，在那儿进行了一个月的实战演练。那地方是哈尼族、彝族、壮族的聚居区，有好多少数民族，我看跟越南人长得也都差不多。五朵金花、阿诗玛什么的，那都是属于影视剧里的艺术加工，当不得真的。你还是别抱太大的幻想，否则会很失望的。”

大金牙说：“怎么办呢？胡爷，你去的那地方大概是山沟。当年我去云南插队，正经见过不少漂亮的傣族、景颇族妞儿，个顶个的苗条，那小腰儿，啧啧，简直……这要娶回来一个，这辈子就算知足了。”

瞎子吃得差不多了，听了我们的话，一拍桌子说道：“诸位好汉，那云南的夷女有甚稀罕！更兼苗人中隐有蛊婆，她们所驱使的情蛊歹毒阴险，防不胜防，尔等还是少去招惹那些婆娘为好。”

大金牙点头道：“老先生这话倒也有理。我当年去云南插队，听说这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中，就单是苗人最会用蛊，而且这苗人又分为花苗、青苗、黑苗等等。青苗人精通药草虫性，黑苗人则擅长养蛊施毒，这两拨人本身也是势成水火，现在黑苗已经很少了。不过，万一招惹上了苗女中的蛊婆，可真叫人头疼。”

胖子笑道：“老金，你也太小瞧咱哥们儿的魅力了，苗女中没有好的就算完了，只要有，我非给你弄回来几个不可。到时候咱们还是这地点，一人发你们一个苗蜜。”

我喝得有点多了，舌头开始发短，勾住胖子的肩膀笑话他：“让那七老八十的老蛊婆看中了胖爷您这一身膀子肉，非他娘的把你的臭皮剥下来绷鼓不可。咱们这次去的那地方白族最多，白族姑娘可好啊，长得白。”

Shirley 杨今天的食欲也不错，从她祖上半截算的话，她老家应该在江浙一带，所以这家饭店中的淮扬菜式很合她的口味。她见我和胖子与大金牙等人在一起，再加上个瞎子，说来说去，话题始终离不开云南的少数民族少女，觉得跟这些人在一起也没办法，只好顺其自然，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了，轻咳了一声。

经她一提醒，我这才想起来还有正经事要说，酒意减了三分，便举起酒杯对众人说道：“同志们，明天我跟胖子、Shirley 杨就要启程开拔前往云南。这一去山高路远，这一去枪如林弹如雨，这一去革命重担挑肩头，也不知几时才能回来。不过，男子汉大丈夫，理应志在四方，骑马挎枪走天下。高尔基说，愚蠢的海鸭是不配享受战斗的乐趣的；毛主席说，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此刻良宵美酒当前，咱们现在能欢聚在一起，就应该珍惜这每一分每一秒。等我们凯旋之时，咱们再重摆宴席，举杯赞英雄！”

众人也都同时举起酒杯，为了祝我们一路顺利碰杯。大金牙饮尽了杯中酒，一把握住我的手说道：“胡爷，老哥真想跟你们去云南，可是这身

子骨经不起折腾，去了也给你们添累赘。你刚才那一番话说得我直想掉眼泪，要不我给你们唱段《十送红军》怎么样？”

我心中也很是感动，对他说：“金爷说这话可就显得咱们兄弟之间生分了。我们去云南，多亏了你在后方置办装备，这就是我们成功的保障啊！你尽管放心，倒出来的明器有我的一半，也有你的一半。”

大金牙把买到的与没买到的装备跟我说了一下，我跟他还有 Shirley 杨三人商量着都需要带什么东西。一边的胖子与瞎子也没闲着，不断骚扰着饭店中一个漂亮女服务员，非要给人家算命。出发的前一夜，就在喧闹之中度过了。

第二天，大金牙与瞎子把我们送到火车站，双方各道保重，随着火车的隆隆开动，就此作别。

我和 Shirley 杨、胖子三人乘火车南下，抵达昆明。先在昆明住了三天，这三天之中有很多事要做。我按照大金牙给的联系地址找到了潭华寺附近的迎溪村，这里住着大金牙插队时的一个革命战友，他与大金牙始终保持着生意上的联系。在他的协助下，我设法搞到了三支精仿手枪。那溪谷深处，杳无人踪，要是有什么伤人的野兽，没有枪械防身，颇为不便。

Shirley 杨同胖子买了两个捕虫网和三顶米黄色荷叶遮阳帽。按照事先的计划，我们要装扮成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，进森林中捉蝴蝶标本——澜沧江畔多产异种蝴蝶，所以借这种捕虫者的身份作为掩护，到虫谷里去倒斗，在这一路上就不至于被人察觉。

其余的装备我们尽量从简，这云南的山区不像沙漠戈壁，水和食物不用太多，把背包中空出来的部分尽可能多地装了各种药品，以使用来应付林中的毒虫。

我把三支六四式手枪分给他们二人，胖子觉得不太满意，说这种破枪有什么用，连老鼠都打不死，一怒之下，自己找东西做了个弹弓。当年我们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插队，经常用弹弓打鸟和野兔，材料好的话，确实比六四手枪的威力大。

在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，我们乘车沿 320 国道从哀牢山、无量山与大

理点苍山和洱海之间穿越，来到了美丽的澜沧江畔。我们的目的地是云南省境内山脉河流最密集的地方，那里距中缅边境尚有一段距离。

最后这一段路坡陡且窄，又在悬崖边上。长途车司机是个老手，开得漫不经心。路面状况很差，高低起伏，又有许多碎石和坑洼，一个急弯接着一个急弯，车身上下起伏，屡屡化险为夷，惊得我和胖子出了一身的冷汗，只恐那司机一不留神，连人带车都翻进崖下的澜沧江中。

车中其余的乘客大概都是平日里坐惯了这种车的，丝毫不以为意，有的说说笑笑，有的呼呼大睡，加之车中不少人带着成筐的家禽，老婆哭孩子叫，各种气味混杂，刺鼻难闻。我不是什么娇生惯养之人，却也受不了这种环境，实在不堪忍受，只好把车窗打开，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。

我探出头去，只见得山崖下就是湍急的澜沧江，两岸石壁耸立，真如天险一般。江面并不算宽，居高临下看去，江水是暗红色的，弯弯曲曲地向南流淌。

胖子恐高症犯了，全身发抖，也不敢向车窗外看上半眼，只是连声咒骂：“这司机也真敢作耍，这是……开车还是他妈耍杂技呢？这回真是想要去了胖爷啊。老胡咱们再不下车，哥们儿就要归位了。”

Shirley 杨也坐不惯这样的过山车，干脆紧闭着眼睛，也不去看外边，这样多少还能放心一些。

我对胖子说：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咱们还要努力，你再坚持坚持。现在下了车，还要走上好远。你想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是怎么坚持的，你眼下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他妈的也快让这破车颠散架了。”

旁边一个当地贩茶叶的人告诉我们：“看你们赫得咯样，搞点晕车药片来用，多坐咯几趟就觉得板扎喽，你们要克哪点噶？”

云南当地的方言繁杂，并不好懂，我们这次又不想与当地人过多地接触，所以茶叶贩子说的什么我根本没听明白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那卖茶叶的见我不懂他的话，就用生硬的普通话对我说：“我是说看你们难受的样，还坐不习惯这种车，习惯就好喽，你们是要到哪个地方去？”

我看这人是当地土生土长的，正好可以找他打听一下路程，便对他说：“我们是倒……倒……倒博物馆的，不，我们是自然博物馆的，想去蛇河捉大蝴蝶。跟您打听一下，这里到遮龙山还有多远？我们在哪里下车比较好？”

茶叶贩子一指远处江畔的一座高山说：“不远了，转过了那个山弯就是遮龙山下的蛇爬子河。我也要在那里收茶叶，你们跟着我下车就行。”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灰蒙蒙的巨钵形山体耸立在道路的尽头，山顶云封雾锁，在车里看过去，真有种高山仰止的感觉。虽然已经在望，但是望山跑死马，公路又曲折蜿蜒，这段路程还着实不近，看来我们还要在这辆破车上多遭一个小时的罪。

我们都是坐在车的最后边，正当我跟茶叶贩子说话的时候，车身突然猛烈地摇晃，好像是轧到了什么东西。司机猛地刹车，车上的乘客前仰后倒，顿时一阵大乱，混乱中就听有人喊轧死人了。胖子边咒骂着说这神经病司机这么开车，不轧死人才怪，边同我和 Shirley 杨一起从后车窗往来路上张望。

我只往后一张望，便觉得头皮发麻，赶紧把视线移开，再看下去非吐出来不可——被轧死的这究竟是什么鬼东西。

这时，司机也从车上跳下来，去查看车后的状况。后边路上有两道醒目的绿色痕迹，痕迹的尽头却不是什么人，而是一个被车撞断的石人俑——跟真人一般的大小，石俑并不结实，只有外边一层是石壳，中间全是空的，被撞得碎成了若干残片，里面爬出来的都是密密麻麻的白色蜚虫^①。无数的蜚虫被车轮碾得稀烂，地上有很多死虫身体里流出的绿汁，那种恶心的情景让人看得想要呕吐。

司机在下边看了一遍，抬脚踩死几只，大骂晦气，从哪里冒出来这么个里面生满蛆的烂石头，把车都撞瘪了一大块。

Shirley 杨从车窗中指着地上的一块石片对我说道：“老胡，你看这石

^① 蜚，音 qiè。古书上记载的一种成虫似蝉的小虫子。

俑是仿汉制的造型，会不会是献王时期的产物？”

我点头道：“确实有些像，不过石俑怎么只有层壳？里面装了这么多虫子，又被车碾碎了，单从外形上来看已经不太容易辨认出来，所以也不能就此断定是汉代的東西。”

我抬头从车窗中向外看了看，万丈高崖，云雾环绕，也瞧不出这石俑是从哪处山崖掉落下来的。也许这附近的山上有什么古迹，看来我们已经进入当年献王的势力范围了。不过这俑人里怎么长了这么多的蛆虫？

我心中越想越觉得不安稳，就问茶叶贩子以前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。他说：“这样的石俑在遮龙山附近更多，都埋在山里，有时候赶上山体滑坡，偶尔会显露出来，里面都长满了肥蛆。有人说这是种古代人形棺材，但都是风传，也不知道确切是做什么用的。当地人都很厌恶这种东西，认为是不吉的征兆，预示着疾病和死亡。今天乘车遇到了，算咱们倒霉，过些天要去玉皇阁请个保平安的银符才行。”

我担心太过热切地关注这些事会被人看出破绽，便不再多问，只同茶叶贩子谈些当地的风土人情。遮龙山已经是白族自治州的边缘，有白族、汉族，也有极少一些景颇族同傣族。最热闹的节日在三月份，届时，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点苍山下，有各种山歌对唱、庙会节目，十分热闹。

我对这些半点不感兴趣，跟他聊了几句，把话锋一转，又说到遮龙山，借着抓蝴蝶的名义问茶叶贩子那里的地形。

茶叶贩子说他虽然是当地人，但是遮龙山就像是这里的一个界碑，很少有人翻过山去。那边毒虫毒雾很多，蚊虫滋生，山谷中潮湿闷热，瘴气常年不散，已经在那里失踪过很多人了，当地人没有愿意去那里的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遮龙山太高，上面又有雪山，天气变化多端，冰雹、大雨、狂风等等说来就来，刚刚还是晴天白日，转瞬间就会出现恶劣的天气。如果没有大队人马，想爬遮龙山是十分冒险的。

司机自从撞碎了里面全是蛆虫的石俑之后，车速就慢了下来，想必他也是担心撞到那种东西不吉，所以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一些。加之已经渐渐离开了那段山崖上的险路，我们总算松了口气，胖子也活了过来，正好听

见茶叶贩子那几句话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哎，这什么山？听上去有几分像是当年红军爬的雪山。不知是不是同一座？”

我对他说：“红军爬的是夹金山，跟这遮龙山不是一回事，还要往北很远。不过你刚才看见的澜沧江的悬崖激流与不远处的金沙江差不多，你要是想加强传统思想学习，可以跳下去游一圈，体会一下主席诗词中‘金沙水拍云崖暖’的意境，然后再攀越遮龙山，就只当是重走一回长征路，爬雪山过草地了。”

胖子说道：“战士的双脚走天下，四渡赤水出奇兵，乌江天堑重飞渡，兵临贵阳抵昆明，这都是在册的。要走长征路，就得实心实意地从头开始走，从半截走哪儿成？你这明显是投机主义倾向。”

第二章 彩云客栈



我们闲谈之间，汽车停了下来，茶叶贩子赶紧招呼我们下车，要去遮龙山从这里下车最近。除了我们三人与茶叶贩子，同时在这里下车的还有另外两个当地的妇女，一个三十多岁，背着个小孩，另一个十六七岁，都是头戴包巾、身穿绣花围裙。她们身上的服饰都是白底，当地人以白为贵，应该都是白族。不过这些少数民族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整天穿得花枝招展的样子，不是节日的话，并不着盛装。加之这里各种少数民族都有，有时也不易分辨。

我本不想和这些人同行，但是热心的茶叶贩子告诉我们，在人烟稀少的地区要结伴而行，互相帮扶照顾，这是当地的习俗。

Shirley 杨以前工作的时候经常和美洲土著打交道，知道这些当地的习惯外来的最好遵守，否则容易发生不必要的冲突。于是我们便与这三人同行。

这里全是高山深谷，人烟稀少，山林重重，走遍了崎岖山径和盘旋曲折的山路，原来下车的地方距离遮龙山还有好远的路程。我这才暗中庆幸，亏得没跟这些当地人分道扬镳，否则还真不容易找对路径。

在山里走了有两个多钟头，终于到了遮龙山下。这里并没有什么民居村寨，即便有些采石头的工人也都住在稍微远一些的地方。山下只有一处为来此地做茶叶生意的商人提供食宿的客栈，与我们同行的两名白族女人便是这间彩云客栈的主人，这天刚好是外出买东西回来。这里出山一趟十分不容易，所以要一次性买很多东西。看两个女人大包小包又带着个孩子，我和胖子学了回雷锋，不仅背着自己的几十斤装备，还帮着她们拎米和辣椒，到地方的时候，已经累得腰酸背痛。

客栈里除了我们六人，再没有其余的人。当地人很淳朴，外出从不锁门。有过路的客人经过，可以自己住在里面，缸中有水，锅中有饵饼和米，吃饱喝足睡到天亮，临走的时候把钱放在米缸里，这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一种行为，从没有人吃住之后不给钱。

带小孩的白族女人是彩云客栈的主人，是个年轻寡妇。十六七岁的女孩是她丈夫的妹妹，汉族人，小名叫孔雀，一双大眼睛，十分活泼可爱，穿上民族服饰比当地的女子好看得多。遮龙山下只有她们这里可以歇脚住宿。从这里向南走一天的路程，那里产一种雾顶金线香茶，经常有客商去那边收购茶叶，每次路过都免不了要在彩云客栈落脚。

老板娘对我们帮她搬东西极是感激，一进门就带着孔雀为我们生火煮茶做饭。没多久，孔雀就把茶端了出来。胖子接过来一闻，赞道：“真香啊！小阿妹，这是什么茶？是不是就是云南特产的普洱？”

孔雀对胖子说道：“不是的，这是我们本地山上产的雾顶金线香茶，用雪山上流淌下来的水冲泡的，每一片茶叶都像是黄金做的，你尝尝看，是不是很好？”

胖子说：“不喝就知道好，也不看是谁泡的茶。”说着话掏出烟来分给我和茶叶贩子，一边喝茶一边抽烟，等着老板娘给我们开饭。

胖子有意要在孔雀面前卖弄自己的学识，又摸出另一包红塔山来，对茶叶贩子说道：“兄弟你知不知道，抽烟也讲究搭配，咱们刚才抽的是云烟，现在再换红塔山，这可别有一番味道。如此在京城中有个名目，唤作‘塔山不倒云常在’。”

孔雀对胖子的香烟理论不感兴趣，却对我们带的捕虫网很好奇，问 Shirley 杨：“是不是要到遮龙山那边去捉蝴蝶？”

Shirley 杨不愿意骗小姑娘，只好让胖子出面解释。我担心胖子说话没谱露了马脚，这种“煽动革命群众”的工作还是由我这个有做政委潜质的人来做比较合适。

于是我告诉孔雀说，我们三个人都是从首都来的，在自然博物馆工作，专门收集世界上的珍稀蝴蝶。这次就是专门来这里捉蝴蝶的，然后要制作成标本，带回北京展览，让那些来咱们伟大祖国的外国人开开眼，见识见识云南的蝴蝶是什么样的。这样不仅可以填补我国在蝴蝶标本等研究领域的空白，还可以为国争光，给国家创收，争取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，在改革开放的新长征路上创造一个又一个的辉煌……从所有角度来讲，这件工作于国于民都是千秋伟业，是一项具有战略性高度的尖端科研工作，其现实意义不亚于人类的登月计划。

想不到我这一番话，不仅让孔雀听得很激动，连胖子和茶叶贩子都听傻了。茶叶贩子问道：“买买撒撒，这样事硬是整得噶……我是说胡师啊，这蝴蝶还有这么大的价值了？那我也别贩茶叶了，和你们一一起去捉好不好？”

一旁的 Shirley 杨戴着太阳镜，听了我对孔雀胡侃，强行忍住不让自己笑出来。看她的样子真有几分像是国民党的女特务，好像正在嘲笑我，看我怎么收场。

我暗道不妙，这回把话说过头了，急忙对茶叶贩子说：“这个嘛，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有革命分工不同。倒腾茶叶也好，捉蝴蝶也罢，都是为了四化建设添砖加瓦，少了谁都不行。咱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，要是老兄你放下本职工作去捉蝴蝶，那咱们全国人民也不能光看蝴蝶不喝茶了是不是？其实外国人也喜欢饮茶，茶文化源远流长，在全世界都有广泛的茶文化爱好者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就很喜欢品茗，所以说倒腾茶叶同样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工作。”

这时候孔雀的嫂子招呼孔雀去帮着开饭，我也就趁机打住不再说了。

我胡乱吃了一些，便独自到客栈外用望远镜观看遮龙山的地势。只见那最高的山峰直入云霄，两边全是陡峭的山崖，绵延起伏，没有尽头，也分辨不出山顶聚集的是白云还是积雪。这里的云雾果然很多，而且是层次分明，山腰处就开始有丝丝缕缕的青烟薄雾，越往高处云团越厚，都被高山拦住，凝聚在一起。整个遮龙山的主峰像是位白冠绿甲的武士，矗立在林海之中。

山下林海茫茫，瀑布、森林千姿百态，一派美丽的原生态自然风光。这附近的山川河流与人皮地图上所绘大抵相同，在这大山林海后面的山谷深处，就有我们要找的献王墓。至于墓里面究竟有没有毫尘珠，实在没有任何把握。

我想起那种邪恶的“痲^①术”，还有路上所见石俑中密密麻麻的蛆虫，心中对“献王墓”不免产生了一点畏惧的心理。不过既来之则安之，已经到达遮龙山前了，那便有进无退，后面的事就只有祈求摸金祖师爷的保佑了。

茶叶贩子明天一早要出发去收购茶叶，饭后就直接进里间去抓紧时间睡觉歇息。胖子与 Shirley 杨吃完饭也出来散步，同我一起抬头望着前方的大山。在倒献王墓之前，如何翻越这座高耸入云的遮龙山就是一大难题。见了这险峻巍峨的山势，三人都是愁眉紧锁。

当初瞎子等人是找了位当地的向导，经过艰险跋涉才越过雪山，如果没有向导带路是十分危险的。但是我们刚才问了彩云客栈的老板娘，上过这座遮龙山的当地人都早已经死光了，这些年传说山上闹鬼，根本没人再敢上去过。

正在我们苦无对策之时，却听孔雀说：“想去遮龙山那边的山谷捉蝴蝶，遮龙山下有条隧道，可以放排顺流从山中穿过，用不着翻山。不过那边有好多死人，经常闹鬼。”

要进入虫谷，在人皮地图上标注的路线共有两条：其一是从遮龙山上的风口翻越，其二是沿着蛇河绕过遮龙山。第二条路线要穿越一片存在

① 痲，音 téng。

于澜沧江与怒江之间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——虽然在地图上直线距离不算远，但是进过原始森林的人都应该知道，实际上走起来要比预先的行程长十倍或二十倍，而且其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沼泽，那简直就是绿色地狱。

这两条路线都不好走，相比之下只有翻越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遮龙山比较可行，但是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冒险翻越雪山也不是闹着玩的，搞不好就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全部折在山上。

这时听孔雀说还有条近路，我们便忙追问详情。孔雀只知道个大概，我们只好又去找老板娘打听。老板娘告诉我们，遮龙山（当地人称为“哀腾”，是无尾龙的意思）的底部有很多密如蛛网的山洞，传说都是古时先民开凿的，以前有叛乱的土匪占据其内对抗官兵，官兵对山内复杂的地形束手无策，只好把所有的洞口都用石头砌死，把里面的人都活活困死在洞里。以后每当耍海会的时候，把耳朵贴在遮龙山的岩石上，就会听见山体中传来阵阵绝望的哭号声。

当然这只是当地民间流传的一个传说，至于山洞修建于哪朝哪代，是谁建造的，有什么用途，里面的匪徒是什么人，是否是当地少数民族反抗压迫剥削揭竿而起，还是其他原因，到今天已经没人能说得清楚了。

但是近几年，有人采石头发现了一个山洞，里面有溶岩，还有条地下河。这条河一直穿山而过，流入遮龙山另一端的蛇河，水深足可以行驶竹排，而且有这条水路就不用担心在纵横交错的山洞中迷失了路径。由于地形平缓，水流并不急，去的时候可以放排顺流而下，十分省力；回来的时候，需要费些力气，撑着竿子回来，总之比从山上翻过去要方便很多。

最后，老板娘嘱咐我们：“从那里过去虽然是条捷径，但是那条山洞的两侧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尸骸，没人晓得那些人是什么时候死在里面的，胆小的人见了是会被吓出毛病的，但倒是也有人放排从山洞中穿过。最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去过了，一来那边的虫谷有很多瘴气，二来那边没有人烟，去到那边也没什么意义。你们如果想抄近路，还需要多加小心才是。”

我对老板娘说：“这倒不用担心，我们去那边的山谷捉蝴蝶做标本是为人民服务，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，怎么会怕死人。既然有近路，放着不